

當湖文繫初編



當湖文繫卷十六目錄

卷第十六 目錄

遊青城山記

國朝 張誠

嬰山小園記

張誠

當湖書院義田後記

張誠

小西溪義冢記

張誠

水西雲隴秋讌記

張誠

游陳山記

國朝 胡昌基

張楊園先生寒風伫立圖記

國朝 徐熊飛

黃泥壩親壟記

徐熊飛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目錄

乍浦重建普福庵記

國朝 張躍麟

金臺書院配祀記

國朝 朱為弼

重脩旌功祠記

國朝 張達慶

摩雲書院碑記

國朝 楊于高

卷勺園記

國朝 許河

建始南關外新建石橋記

國朝 蔣澐

新建龍神祠記

蔣澐

遊金華北山記

國朝 顧燮臣

張城施粥廠記

國朝 張慶成

生齋記

國朝 方珂



琴臺賞雨圖記

方 垌

凝妙齋讀書記

國朝 徐士芬

洞霄宮三賢祠黃忠端公像記

國朝 時 樞

南田耕讀圖記

國朝 周如春

保石圖記 并序

國朝 朱善旂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目錄

二

遊青城山記

國朝詩話卷之六

青城山去灌縣治四十里杜光庭以爲岷山第一峯按漢志岷山在蜀郡湔氐西徼外今松潘北生番界宋晁氏謂蜀以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青城其第一峯蜀志亦云自松茂至灌皆爲岷山然則青城實在岷之東北界云乾隆戊申余畱錦城學使署三月將入都思岷爲梁州巨鎮不可不一覽其勝爰作青城之遊十月二十七日曉自成都出郭百里至崇甯界翼日復行三十里渡湔江又二十里抵山不碧落觀間范處士赤城閣及其手植楠皆無存者比過建福宮夕陽已西下歷山徑旋折而上道甚窄土倚絕壁下俯窮谷行五六里乃詣常道觀宿焉觀後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負層厓上有洞曰九仙寶室之天中塑張道陵像俗呼天師洞唐開元時飛赴寺僧奪觀爲寺元宗詔節度使張敬忠飭還道家遷飛赴寺於山外今墨敕及敬忠奏狀碑尙存洞中余凌晨往觀履霜縣棧行惴惴如也厓下有泉螿石爲欄曰六時水道人云一時易一色故名六時道書稱山有流泉縣澗三日三時灑落謂之朝泉余以朝泉詢而山中無知者茲豈是耶又何以說三時爲六時也晡後尋上清宮捫蘿葛越數嶺始得達宮右二井曰鴛鴦并形六角相距五尺左有池天生石穴方廣三丈水湛然瑩潔鑑毛髮若藻交橫游魚涵泳余欲以杖投之道人不可云動則輒風雨天大旱禱雨於是取水或鑄其旁曰水晶

宮豈岷爲江源而青城爲岷第一峯其猶河源之星宿海耶由
宮後直上一里據山之嶺是爲丈人峯相傳黃帝封青城山爲
五岳丈人因名山中人或稱九霄頂舊有累石爲室脩煉於此
者是日天朗雲淨憑虛四望陽峯十八陰峯十九屹然擁列左
右其極西則雪山纍纍光耀奪目是小醜金川之故地今皆已
入版圖遺哉 聖天子之德化無涯也循峯而下西南行二
四里泉聲潺潺不絕有峭壁側立勒青城山三大字道勁不知
何人書又南踰嶺至石筍堂堂爲大將軍岳鍾琪家廟其右側
有石筍聳而秀羣峯下繞林木鬱蔥山之最幽絕處也又轉而
西南五里至朝陽洞洞視天師洞深倍之廣則三之昔人架屋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一一

三楹於中今圯余欲遵山徑以西再訪擲筆槽而暮色蒼然道
人以險仄不可行告遂止復還常道觀越宿乃下山命駕將往
灌口道經瀕江崖壁見有環若城郭睥睨者乃悟青城命名與
吾浙赤城同一義也返以語學使黼堂錢君樾樾曰是不可以
不記遂書以告後之遊青城者

嬰山小園記

國朝張誠

環嬰山下屋數椽仍舊貫而稍改其上下曲折圍繞命曰嬰山小園爲嬰之說者儒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道家曰靈胎曰嬰兒勿藥元詮小過天之說所由出也凡人莫不始於孩抱而長而壯而老又必至之勢是則無可奈何姑曰毋輕忘孩提云爾心性云爾邑近郊山惟案山皆土無石就之若平陵然茲山若有過之無不及也治園於其下以園附山而山勢愈聳拔而有生色余嘗周覽天下名山其最著者岷山嶓冢峩眉凌雲西岐陳倉驪山太華太行中條嵩高少室燕山泰岱瑯琊鐘阜天台赤城會稽東西二天目茲山蓋默想少年時遊歷宇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

內名勝親授匠石移撮諸山靈秀而自成一山往者李笠翁有芥子園廣僅一畝餘林木葱蒨池臺亭館之麗有洛陽名園遺意芥子言乎其至小也余之園猶未及芥子園之半天下園之小者至此而極謂之天下第一小園也可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秋從弟誠以田一百六十六畝有奇作爲當湖書院義田告於邑大夫咸齋先生先生高其義旣聞於大吏未幾而弟無祿先生惜之撰義田記刊石屬余書其後余竊見先生莅任以來五年於茲百廢具舉尤孜孜於振興文教培養人材嘗以書院膏火無資懼其後之不繼聞與鄉士大夫言輒扼腕躊躇而先生爲政寬仁公恕又不肯拂人之情強人以所不欲苦人以所難惟俟人好善有誠出於其心之不容已而後乃誘掖之獎勵之宜吾弟是舉之深契先生心也嗚呼吾弟少遭閔凶三年而喪吾叔父元若公七歲而先大父丹九公見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四

背零丁孤苦克早自樹立稍長受先人遺產慕義好施恆惴惴不克負荷是懼昔叔父嘗爲余言生平有大願將以惠吾桑梓余問何事笑而不答曰他日汝自知之今叔父之墓本拱矣余又安從一證前言然安知吾弟此舉之不與叔父之志有隱相脗合者乎抑冥冥之中佑啟吾弟使之宏此願力一踐夙志乎今吾弟又往矣然吾知吾弟自幼備聞前言實能以其好善之心仰體叔父於九原也且吾鄉自明建邑以來貴冑豪門其克世守先業者無幾獨陸氏景賢祠贍族義田數百年不改然彼止卹其宗人今吾弟更能以先人之業公諸通邑讀書敦行之士數百年後通邑讀書敦行之士猶知是田爲某之孫某之子

往歲甲辰冬誠營先君子墩坡公先叔父香谷公葬廬於小西溪之上見其鄉人有喪者率焚其尸詢之僉曰我野人貧無寸土所耕田皆有主茅屋數椽卑狹湫隘父子兄弟聚處一遇死喪家無容棺之地若厝諸田主者恆以盜爲言甚至訟之有司鞭笞隨之而死者仍不能容計惟有付諸火火燼則投諸水置諸無何有之鄉然後生者得一日稍安誠聞而悲之傷哉貧也誰非人子誰無骨肉之愛至相率殘忍成俗乎已而有蔣氏子者冬至前一日日方西將火其嗣父棺既持斧鑿前和納之以薪尸忽驚逸逼人蔣氏子懼而逃尸追之百餘武將及適隴上

富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六

有棄棺因持以擊尸尸迺仍置諸棺上焚之是夜蔣氏子歸入戶恍惚若有物憑者叫號達旦頭病腫大如斗翼午乃死子見而愈悲之傷哉貧也蔣氏子故非人類亦由貧民殘忍成俗習不爲怪卒以忍其親者喪其身乎誠于是思構一地以爲公阡願倉卒未可驟得旣免喪會有秦蜀之行不果戊申春旋里謁先人墓有以田售者其地在小西溪西北二里之糟圩急以銀五十兩易之告于邑令王久也先生置作義冢古者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其有死于道路者則蜡氏掌除骹孟春申命掩骼埋胔先王之于送死如此其慎也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禮曰鄰有喪春不相君子于鄰里之喪如此其仁也今小西

溪之上先人之墓在焉余以親營窆窆日與鄉人相聚處則是
小西溪東西南北周十數里皆我鄰里鄉黨又況其死者之魂
魄日依附于先人靈爽之旁幽明一體任卹同情茲得隙地以
公諸同人俾貧者皆得伸人子之心骨肉之愛而此鄉數十年
朽骨劫燒之厄藉以稍革其俗我先人有知顧不夫快乎哉田
凡三畝九分四釐三毫東北皆田西南濱湖東西二十八弓南
北五十四弓並識以俟考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七

余既還家之明日遂與二三同志會於南園之水西雲鵑東湖之勝甲我邑雲鵑在湖西尤據全湖之勝時方涼飈拂水爽氣迎人酌桂酒飛羽觴肴則山野之蔬談則關河之事促膝而環坐者竟日薄暮則攜手步長堤度小橋登報本塔望乍川九峯相與放意肆志焉昔余家客槎先生嘗聚四方名流譙遊雲陽時人比之李北海其後怡亭先生繼之風流相亞怡亭爲余大父長兄客槎則大父之從兄也余幼曾聞先君子言每春秋佳日大父恆與從祖迭爲東道主流連觴詠於斯然則集斯鵑也他人以爲遊觀之所余直凜凜乎動念昔先人之感也豈止恣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八

憑眺供吟賞哉余昨者登泰山渡黃河涉長江探金焦北固三山之奇覽太湖三萬六千頃之廣可謂極天地之大觀然方在山巔水涯未嘗不窮幽越險低徇往復不能去迨興盡而返卽又翹然置之獨區區東武湖濱百遊而終不厭蓋先人釣遊之地魂夢相依雖名山大川無以易此況今也予唱汝和羣聚而言笑者視向之踽踽獨遊其樂之相去又何如也維時與斯會者家兄耜洲先生羣季五人則生靜人棟琴堂人標春農論榕巖人樞思筮誠及兒子鳴盛其以異姓而與者則桐溪朱子鴻猷同邑胡子彥超趙子錫齡徐生珍錫齡大父外孫珍大父外孫婿而余家八人則五人爲大父後三人爲怡亭先生後嗚呼

是會也昔日祖行風流庶幾於斯未盡因列敘諸君子且與吾
兄弟慨然共懷先澤之長而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九

游陳山記

國朝 胡昌基

乾隆己酉三月旣望胡子與二客游乍川日將晡艤舟牛橋由西常山之麓躡級而上登陳山之巔尋王處士萬松臺著書處謁介節李先生祠於陳山寺遙望東南海天混茫俯瞰城郭如縈衣帶九峯環峙眉翠便娟目極心曠塵襟頓豁少焉復散步桺确觀龍湫之泉如新滌釜盃水盎然遂掘衣坐石上二客攜有建窰白土爐紫銅鑿芥片相與拾地上松枝烹泉而飲味極甘一甌初下清風生兩腋閒二客曰今日之游樂矣不有一言記之慮爲山靈笑胡子曰唯唯客亦知夫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區乎茲山特太倉之一稊米耳然而一掬之波涓涓不絕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十

遭歲亢旱邑大夫虔誠拜禱卽能興雲降雨利澤一方如舊志所載鉢水盛龍子事抑何靈也吾儕之託處茲土猶稊米中之塵沙耳然而花史一書文人學士能道之一孝廉窮餓海濱當代名流如魏冰叔徐昭法能知之至於今興頑立懦幾與首陽片石等又何偉也夫山之體厚重不遷象夫良主不出其位故利澤及一方人之德貞固不搖象夫坤坤主悠久無疆故聲名施於後世吾與子幸生太平之時優游無事立言亦可自見不幸有故如李先生之硜硜大節庶不爲山岳所獻嘲而騰笑舍此不務而徒嘆往古來今之靡盡寓形宇內之幾時如羊叔子岷山之碑玉右軍蘭亭之序庸有當乎二客曰然則今日之

游得毋近玩愒與胡子曰不然蘇子由論文章猶欲得奇聞壯
觀以激發其志氣吾與子窮年偃蹇足跡不出里巷卽一邱一
壑亦足觀感而興起也鯤鵬游九萬里鷦鷯棲息不過一枝均
之天地閒一物耳二客曰善乃起長嘯循故徑而下至舟中曰
已曠黑呼燭至泚筆書之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張楊園先生寒風伫立圖記

國朝 徐熊飛

張楊園先生寒風伫立圖方處士薰臨作冊子筆墨神采俱出原本之上舊爲夏氏所藏沈孝廉潮購而得之將刻石以傳諸世案先生年十五爲明諸生三十受業於葦山劉公三十五遭國變四十而悟主一眞傳圖蓋晚年所作也當是時天下爲性理之學者北有孫蘇門西有李二曲東南君子承守顧高緒論而浙東西千里之內咸以葦山爲宗師觀其尙體用崇節義剖析窮理盡性之蘊未嘗不各得指歸而核以程朱學術往往未能悉合先生雖出葦山之門久之漸疑其說乃從敬軒康齋諸公上溯濂洛心法於陰晦之後所居在桐鄉僻處非有文章聲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十一

氣之援日與二三窮士立誠主敬一以躬行爲本世之援儒入墨者不自知其聞風自沮也豈非豪傑之士與雞鳴之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純陰凝沍存一陽於絕續之交也綠衣之卒章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淒風寒風也言古之君子實得我心也先生是圖以寒風伫立取義得無有古人君子之思乎然則先生之志遠矣予友仁和宋小荅官桐鄉教諭旣與邑侯黎公及二三同志爲先生立碑表墓復建祠堂三間春秋崇祀而孝廉適得此圖遺跡顯晦殆有數存哉抑聞葦山卒後先生渡江會弔肖其像以歸朝夕瞻拜今葦山畫像與先生是圖原本俱不可得見而處士墓本乃出於蠹蝕之

也
餘使學者追懷先哲發潛德之幽光皆儒林盛事不可以不記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十三

黃泥墻親壟記

國朝 徐熊飛

熊飛年十五讀書黃泥墻其東爲竹林庵西曰竺庵樵舍數十家掩映深竹泉脈曲折由龍池繞何家堰出捨橋達於鴻漸之坂先孺人嘗省祖墓經此顧而樂之擬築壽域於是未果也及棄養卜地浮屠於是村之前岡山往者先君子見背賃厝圓覺山之麓日就傾圮歲時往祭輒感傷懷抱悲不自勝嘉慶十二年正月過先孺人幽宮土人以荒山一角求售去厝處不百步山巒由石船峯層折而下至此左右開展岡迴谷抱竹樹深密平坡一畝餘土色如赭可置窀穸卜之吉是年九月少宰吳郡潘公憫余貧不能治葬分廉俸相助遂購而有之乞青烏家定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十四

其窀穸乃於臘月之杪奉先考妣藏焉童年失怙賴先孺人拮据卒瘞教養成立所歷孤危愁苦之境靡所不有故遲之又久始得捧土壘石妥我先靈罪莫大也墓傍數姓多舊時相識茅檐雞犬若在圖畫自惟飢寒奔走淹忽半世上之不能縮牛通之綬光及泉壤次又不能養魚種菽棲依墓下感念平生不可以爲人子然竊有所願望者研田所滋或稍得贏羨當結團瓢於墓之左右移破書千卷藏之聽風木之悲號撫霜露之凜冽長守吾親邱壟以護松柏而教子孫則鮮民之痛庶稍慰乎

今天下琳宮梵剎相望矣然半爲苾芻漁利士女游觀之所鮮有借彼槌棒能自說法作無量功德者則雖金碧其像輪奐其室卽毀之不爲過又何鼎新之是謀哉若乍浦之有普福庵則不然蓋庵之建以義冢也先是海防司馬林公緒光首捐田置義冢因建庵以居守冢之僧悟心刻石記其事是固以浮屠之教而行掩骼埋齒之政者所謂見其利不見其病者也然天下事行之旣久不能有興而無廢挽旣廢之業而振方興之緒又不能不需夫人之有大力者義冢田屢經海防司馬傅公楫葉公世倬邑侯王公恆陸續捐積若干畝乃久之庵旣圯田亦多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十五

被侵佔以數十年官司創興之善舉一旦卽於廢弛樂於善者安得不顧而心惻哉里人劉君嘉瑞欽文汪君元久沈君近天鄒君瑚陸君嗣鏊鄔君美瓊徐君光燦等慨然樂任其事旣立同仁堂施構局更以餘力謀新是庵稍移於舊基之南嘉慶八年冬十月工落成庵前蓋一小亭可以納林霏挹山光穿并亭左泉清冽地產白沙因名之曰白沙泉亦以泉之味足與西湖之白沙埒也越明年秋諸君子招余游是庵龔石而請余文之余旣樂庵之清曠又嘉諸君子能作無量功德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因泚筆爲之記其田若干附刊碑陰茲不贅焉

重脩旌功祠記

國朝 張達慶

忠獻公祠在蒹葭圍距城二十餘里明崇禎十三年合族始議建也祠之西北隅有室曰旌功祠所以奉我十九世祖完初公當創建時公之力居多故禮得專祠而凡後之輸財輸力有功於祠者咸與焉乙亥歲慶膺管祠之責先是叔父春農先生經理三載脩補破壞聿煥規模慶因而增葺之階石之斷折者易之棟梁之朽腐者更之祭器有所齋宿有所飲福有堂盛黍稷則有簠簋升牲牢則有鼎俎實醢醢蔬果則有豆與籩以至拜跪坐立之位各有其地總期法乎古而不戾乎今入廟觀禮者稱斌斌焉惟旌功祠湫隘卑陋不足以妥神靈欲更新之而詘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七

於費族姪墉及壘將捐緡三百奉其祖父懷棠公淡齋兄耐祠於中長老皆有難色以二先生之未嘗有功於祠也慶因爲之請曰昔鐵珊先生工詩文廣交游聲譽徧於浙東西而家道遂以中廢懷棠公起而始基之淡齋兄從而益擴之今墉昆季之得以優游飽煖者伊誰之力與茲兩人能不忘所自捐貲以新祠宇則卽謂二先生之有功於祠也亦奚不可長老皆曰唯乃擇吉日鳩工庀材經始於丙子仲冬落成於丁丑仲春越百有餘日工始竣清明之日奉二公之主以耐祀迺告于族人曰世之擁厚資積貨賄者何比比然或縱情於冶蕩或恣意於徵逐或錢奴地癖徒爲子孫縱慾驕奢一遇分所當爲力所能爲者

書院所以育才也春誦夏弦必有講肄之所然後樂羣敬業敦學相長焉彭水舊有摩雲書院歲久毀廢無存惟官山佃業歲取租入二百五十六千有零以充山長脩膳生童膏火之資地瘠民貧庫無閒款且百廢之有待興舉者不一而足當事者日理錢穀刑名之不暇遑恤其他以故或僦蕭寺或就民廛閒一課土而士子亦以湫隘不能羣居肄業己卯冬余捧檄來治斯邑悉其源委亟思所以培之適給諫雲汀陶公奉命觀察東

川取道治城館宿署齋公以余爲庚申同年有加禮焉因詢初政何者爲先余以俗鮮親遜民習蠢頑當以敦崇實學爲根本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九

公領之囑雷意興建書院以作其基越明年有民媪董張氏願以自置東山房屋捐充余親視之登其堂幽邃宏敞梯其樓百昌胥彙有齋房有閒院其旁隙地山石崩劣竹樹蒼蔚眞讀書勝地也且距縣治烏鳴相聞緣磴而上數十武耳爰卽其基而新之布几席備器具延師而課誦焉遂馳書以告觀察時公已擢晉臬將啟行聞而欣慰手書聯語以贈因募勒懸之講堂公之意所以勗都人士者至深切也由是邑之俊秀無不爭自濯磨師師濟濟負笈來游而文風可日漸興起卽化民成俗亦由此基焉院旣告成有上舍羅朝臣捐田若干畝以佐膏火歲得益錢六十千連前共得經費三百金有奇旣講貫之有地復膏

脯之漸充以視前之梁燕無棲大有閒矣吾願此邦人士羣相
與集益有成以無負陶公與余栽培之至意則深有厚望也夫
是爲記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



卷十六

此卷之文皆與余栽培之至意則深有厚望也夫
是爲記

龍湫山人有言山不在高有僊則名而雅山以僊洞稱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而陳山以龍湫稱勿云勺水卷石無足當大觀也九山之不朽以有不朽九山者存焉山人卽所謂僊與龍也在昔我郡青鎮前明參議李先生彥和於荷花池東置一區名之曰卷勺園一時觴詠之盛藉藉於爰史玉灣間今且風流闕寂矣而我邑瑞圃劉丈之卷勺園植梓栽蓀擎羔雁盟鷗鷺盃晴硯雨無虛日駸駸焉駕古人而上之則以主人之足以重此園而卷石勺水當大觀洵有如山人所云也然我聞李參議之假歸也畱心民瘼於時之利病必以告司牧而未嘗有一語及其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

私故其時直指彭公應參顏其堂曰眞君子此事似與我今日之主人後先輝映者甚矣君子之澤長也曩我師醒軒夫子志乍浦於李氏有園之園不載而獨於士謙旣捨之屋園長言嗟歎詠歌之豈非以潛有龍而逋有僊而山且自此高而水且自此深耶官我土者梁溪周太守粵中何司馬皆耿介不妄與人者而獨於是園宿宿焉信信焉爲之序若詩與直指彭公之傾倒於參議者無以異夫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兩先生鴻爪雷痕而一時名流景從焉以視片石窺檐香風拂席區區一衲子之流連賞歎卽謂此之卷勺較彼之卷勺殆有過之無不及焉其誰曰不然園中諸勝諸名賢述之詳矣余不

贅而但述其足以不朽此園者以志青雲之慕焉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



當湖文繫初編卷十六

蜀江之水經夔巴下三峽歷楚境以達於大江建邑南關外瀕江爲楚蜀通津當春漲始生波瀾洶湧石悍渦詭商賈斂楫以待累旬日不得濟民病焉乾隆初牧是邑者楊君某欲創設石梁召鄉氓之殷富者議焉不果成成石磴七座架以木藉通往來然迅流衝突沙岸崩摧迄今日見圯壞春夏之交江流驟漲澎湃有聲石磴爲之動搖木盡欹側商旅裹足不能行道光壬午夏予權篆建始入境目擊其狀惻然憫焉下車邑之士庶來謁者輒以是爲詢僉曰是橋之議建而不得成也久矣方今官細於財民疲於力且比歲不登野多菜色賢宰權篆斯土五日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

京兆耳奚暇是哉予唯唯退而深思夫爲民父母苟可興利除患豈得以久暫論越日延邑之耆老而復詢焉始各辭以難繼有踴躍而起者予忻然益勸之議遂成議定易舊磴爲石梁因磴址之七分爲六洞長短廣狹一一裁定又越日樂斯舉者踵門而至監生魏光祖獨任出資建一洞職員邱裕雯黃玉璣監生黃志森廩生黃宗緻出資合建三洞餘二洞及兩岸石壩則變售義渡田價并前贖捐項可葺事矣爰於五月朔命工人入山採石七月十二日興工十一月朔告竣邑之父老紳士咸樂夫工之速利之溥也羣請余記其事以壽諸石余憬然思之夫天下事亦在乎爲之而已有志者事竟成橋其小焉者也以百

年未就之功告成一且設令惑於羣言因循不振奚能有是哉
雖然予豈敢自多亦以見斯邦之人樂善不倦見義勇爲有如
此者予故樂爲之記并以告後之宰斯土者更當隨時脩葺之
庶千秋永固有基勿壞余實有厚望焉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十四

新建龍神祠記

國朝蔣 澐

大哉龍之爲德潛景九淵飛躍天庭屈伸變化與雲雨而澤萬物其神而靈也固宜昔聖王之祀典也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故山林川谷邱陵下至坊庸郵表苟利於民莫敢或廢況乎福應之尤顯著者哉考邑乘南關外舊有龍神祠頽廢百餘年矣問其故址故老無能道之者春秋有事僅於 關神廟側致祭夫祭無專祠神貺無由感召祀無正位靈威靡所式憑懼神之不享於茲也歲壬午余董率邑之紳耆捐建石梁旣竣度吉於南關之南得高阜地翦榛莽焚茅葆基厚勢崇垣夷軒敞自鳩工以迄觀成越七旬而畢神像几筵黝聖丹雘翼翼巍巍前臨清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姜

溪後依嵐岨左則螺髻聳翠右則雁齒排連橋旣藉祠爲護持祠更資橋爲鎖鑰庶幾哉神保是格以妥以侑矣建邑僻處山鄉亢旱札瘡往往不免自是甘霖沛霑年穀順成稵稻被於原野倉箱慶於家室非神之大有造於斯降之康而貽之福也曷克臻此夫順輿情稽憲典重美報崇明禋守土者之責也因濡筆而爲之記

山林川谷邱陵下至坊庸郵表苟利於民莫敢或廢况乎福應之尤顯著者哉考邑乘南關外舊有龍神祠頽廢百餘年矣問其故址故老無能道之者春秋有事僅於 關神廟側致祭夫祭無專祠神貺無由感召祀無正位靈威靡所式憑懼神之不享於茲也歲壬午余董率邑之紳耆捐建石梁旣竣度吉於南關之南得高阜地翦榛莽焚茅葆基厚勢崇垣夷軒敞自鳩工以迄觀成越七旬而畢神像几筵黝聖丹雘翼翼巍巍前臨清

此輿而爲之記

其輿而爲之記

其輿而爲之記

金華古婺州也其南則重山複嶺縣互數千里土人所謂南山其北則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仙人棲止之所神龍出沒之鄉遊者嘖嘖誇三洞之奇而稱鹿田之勝丙子七月七日余與邵武楊荷初仁和邱穀泉同遊北山屏僮僕以土人爲鄉道乘三板輿出迎坐門迤邐而北曉日初出林霏未開行不數里而羊脂白石豬血紅泥青山面起鐘甲平鱗俄而秋潮萬斛天半飛來晴山噴雪夾澗跳龍此瀑布聲也畧約橫流茅亭貼地曰杵輘輒遠近相聞此水春聲也漸行漸近而不知入山之已深矣忽焉白雲封頂微雨東來而路轉峯回巖凹漏日瞬息之間晴陰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

不定山中朝暮氣象萬千甯造化之奇詭抑山靈之變幻歟行二十里許但見烏道盤盤羊腸曲曲轆如蟻附人若猿升三人舍車而徒白裕單衣灰身裹足進一石屋雲根如畫旁有小洞深黑不可入中塑白衣大士像巖鑿白衣洞三字舊傳講堂洞是也憩坐片時覺涼氣侵骨遂下嶺從山徑斜抄至雙龍洞洞口古樹盤擎離奇深厂石乳天矯如龍洞底噴泉一泓可掬土人謂余曰風雨時有神龍出焉草中殘碑數片皆前人記遊詩耳出洞口懸崖絕壁攀附直上喘汗浹衣山行六七里漸聞叱犢聲來午炊烟起平田似罽香稻如雲玉女耕田之鹿仙人叱石之羊猶躑躅於清風明月閒乎山之頂構精舍數間署曰福

庭文囿爲鄉人祈禱壇焉旣而斜陽西去林鳥催歸余告足疲而楊君健邁異常躋危崖如履平地洞天福地所之畢窮而冰壺洞則因余之憊而不復遊云於是懸輿而下越嶺而歸暮靄蒼茫晚鐘瀏亮林麓中金碧森森精藍十笏頗可怡情此永壽禪寺也山城隱見粉堞參差指顧閒已昏黑不可辨矣窮一日之力而登千仞之岡振衣晞髮飄乎欲仙壯懷渺渺洵可樂也途中所紀得絕句三十韻語無詮次聊誌實耳未足爲采風者告也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

善哉政也此非長白福將軍所貽之仁澤與將軍爲察哈爾副都護駐節張城余嘗謁見於軍門將軍通今古精治術居心以仁接人以和有古儒將風嘗謂政貴因時制宜不可泥於成法歲戊子語余曰張城五方雜處地近極邊冬苦寒而少工作貧民之無業者往往道殣相望每目擊而心傷之盍倣五城施粥之政以行於茲土司牧者有同心乎余應曰善哉政也謹奉命將軍乃首捐金而都護安公鎮軍海公觀察福公太守喻公及諸僚吏莫不稱善余以是告於邑之富紳大賈皆應曰善哉政也謹奉命皆樂輸恐後不旬日得三千八百緡將軍曰既有此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

貲自必存其本而歲取息以爲久遠計於是擇張城適中之處有察哈爾三翼之公所地敞而數百人可聚焉卽於十月望日始舉而行之於斯每日已刻而集日未中而散無擁擠之患無守候之苦其入於斯出於斯也男居左女居右老疾在前少壯在後仁之中而禮讓寓焉已行之逾年春仲止而路未嘗有餓葦是歲將軍遷正都護而副都護廉公至聞之曰善哉政也亟捐廉以和之余復籌措之得二百緡以足四千之數今行之三年矣卒未嘗有餓葦於路則將軍仁澤之所貽豈不深且厚哉去夏將軍奉命移節吉林余懼歲久而忘其所自乃以將軍之文勒諸石而並識其顛末云若夫經理得宜俾將軍之仁澤

貽於無窮是有望於後之茲斯土者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



上海圖書館藏

天地之道生生而不已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宜皆有慈祥豈弟之意然或任氣質蔽物欲而不免於忌刻殘忍猜度計較之私則其心與天地不相似而生理息矣生之理息則不可以爲人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人能由一念之仁而充積之至於日新月盛暢茂條達則施諸親疎長幼尊卑上下而各得其序措諸家國天下而無不宜此人道之所以立也乾四德元爲之長仁之於人亦然昔周子令學者觀天地生物氣象所以體仁也蓋天地之道無時而不生故朱子釋易以爲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惟其生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

之理無不貫故乾元爲善之長而體其道者至於能長人今夫嚴冬沍寒冰雪凜冽物之動者伏植者槁閉藏否塞似無復生機之存而冬至氣應一陽萌動於下實爲萬物之所資始蓋生理周流不可間斷若此然則人之心欲與天地爲一其可不常保此生理乎雖然不可以無本也夫釋氏之教主於戒殺放生其意可謂仁矣然而毀傷其髮膚舍其父母兄弟妻子之愛以求盡其慈悲濟物之說則不仁莫大焉夫欲行其仁而反流於不仁何哉無本故也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而孟子稱事親從兄之樂至於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豈非生理之流動充滿者然耶蓋人之氣質不能無偏而又私自便日展轉於嗜欲

攻取之中則生理日微微者幾無以自存則必有所以生之者而孝弟其本也是故欲爲人必盡仁欲盡仁必省察涵養以全其生生之理欲全其生生之理則必自孝弟始夫亦終其身勉之而已矣予性褊隘常欲變化氣質克治私欲而不能頃與兒子金彪讀書西塾有感於周子觀生物氣象之說因以生齋名其居復推古聖賢之意爲之記用以自警且以勸金彪云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

其風黃卦古聖賢之意爲之記用以自警且以勸金彪云
予金彪讀書西塾有感於周子觀生物氣象之說因以生齋名其居復推古聖賢之意爲之記用以自警且以勸金彪云
其風黃卦古聖賢之意爲之記用以自警且以勸金彪云
予金彪讀書西塾有感於周子觀生物氣象之說因以生齋名其居復推古聖賢之意爲之記用以自警且以勸金彪云
其風黃卦古聖賢之意爲之記用以自警且以勸金彪云
予金彪讀書西塾有感於周子觀生物氣象之說因以生齋名其居復推古聖賢之意爲之記用以自警且以勸金彪云

道光壬辰秋友人黃鶴樓顧蓉坪潘東序以應鄉試寓武林姚氏之琴臺時予就醫西湖與諸君同寓朝夕談藝甚相得琴臺地不越數弓而風櫺露檻翛然有山澤之趣庭中叢桂始花芬芳襲人衣履湖石環峙左右蒼翠欲滴石旁鑿小池屈曲穿垣而流清風吹之漣漪可愛時方亢旱秋暑甚熾而予與諸君偃仰其閒不覺炎歊之去體也因期以下雨之日治具集飲於此而蓉坪欣然願爲之主翼日雲氣四布戒其僕預備肴核未幾雷雨大作簷溜如注閱申酉兩時乃已諸君盡醉極權將屬畫師繪琴臺賞雨圖而命予先時記之嗟乎予與諸君雖同邑以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

居而聚散之迹烏可常哉鶴樓家蘆川去邑數十里忽闕爲最甚予嘗容授於外有時而歸僅與里中故舊倉卒把晤無一二日之聚或以事牽迫不得晤者有之唯蓉坪與東序足不出里閭而蓉坪館東序之家似乎蹤迹較密顧東序又以避喧阓予家讀書非奉親召不歸省則亦不能數數相見也以平時合并之難而今得於二百里外聚處兼旬復有亭館之勝足以娛目騁懷從容游譙則今日之爲斯會也其何能已雖然度諸君之意更有進於是者而非止以友朋文字爲可樂也今夫士君子讀書應舉豈徒弋取科第博富貴以誇耀鄉里云爾哉固將以利民濟物爲心得其志以行道於世也頃者歲比不登去年

水災連被數省民多流亡今復旱魃爲虐自夏徂秋蘊隆蟲蟲
河流日涸下溼之地農民踏車屨水晝夜不獲休息高田土盡
龜坼禾苗漸槁死大吏日作佛事躬禱祈終不應當斯之時諸
君方相與扼腕咨嗟憂莫能釋以爲茲數日者無雨則民不聊
生也而孰意琴臺之集甘霖沛然優渥霑足遠近之人莫不稱
快而諸君亦得以樂其樂焉豈偶然哉是故當其未雨則惄然
以爲憂及其旣雨則暢然以爲喜尋常飲食宴樂動關於民物
之大其志可不謂遠乎則夫自今以往登賢能之書而釋褐筮
仕於朝其所以霖雨蒼生後天下之樂而樂者胥自此賞雨之
一念推之也此則其可書者爰不辭而爲之記是日會者凡四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

人八月三日也

邑治後有水環之曰玉帶河地爽塏余從高祖嘗居此精醫理門如市曾祖亦居此後析居城北隅己未冬先君子復卜居於此未遂而棄養矣余壬辰歸靡所居故大司農沈文恪公有宅在治後今屬家秋曉大令大令未歸因借居焉宅後凝妙齋最幽辟稍加葺治前臨小池花竹周遭雜以果樹齋後叢木嘉莖互生感於形家言未攘剔匪特宥老楮而已春夏綠陰如水雜花次第開池魚出沒禽聲下上齋中圖書四列或饋時卉環置其旁垂簾爇海南香烹顧渚茶觀書咏詩坐臥不擇時地不復知人閒有所謂紅塵十丈者斯宅也距吾先人居幾何不可知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矣先君子卜築於斯爲近祖居與否亦不可知矣嗚呼先君子有志未逮而不肖竟得遊息其閒歲且周焉昔人於童時釣遊地猶不忍去況斯地也耶謹浣筆而爲之記

洞霄宮三賢祠黃忠端公像記

國朝時 樞

明漳浦黃公致命遂志後沈淪未顯者百餘年至乾隆四十一年追錄勝朝殉節諸臣

賜公特諡忠端又五十餘載爲道光五年

上俞廷臣之請與山陰劉忠介公一體從祀 文廟 國家

褒忠重道之典曠世所未有也先是公以直言遭譴斥嘗講學餘杭之洞霄宮宮故有二賢祠祀李忠定朱文公後人以公附祀爲三賢祠詳見觀察秦公所撰碑記公講學時嘗徘徊祠下謂門弟子曰不知四五百年後誰念此山如吾之與李朱者則公之尙友有素矣乙酉秋樞備員司鐸屢謁祠宇見忠定文公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五

皆有塑像公則僅設木主心甚歉之丙戌仲秋友人徐孝廉金鏡來訪出示公待漏圖言假諸海昌蔣氏圖中觚稜高舉五雲深護公朝衣冠鵠立殿陛憂國憂民之狀溢於毫素蓋宏光乙酉馬阮當國公去位旋聞畫師秣陵曹彥所作也乃摹勒上石陷諸祠壁而蔣翁杰又訪名手塑像於祠一例陳祭復屬雲間吳君慶熊重樞畫像二本一存洞霄一存金筑坪使道士世守之由是三賢之睟容道貌若親接光儀而聞其警欬也嗟乎當明社未屋時公幽憤縲絏中陳忠裕贈詩有帶血晨興寫孝經裏瘡夜臥編周易之語讀者悲之夫誠懇如公主敬慎獨之功無在不著而大滌一椽尤公所留連不忍去者忠魂有知必眷

戀於斯無疑也今樞與二三同志後公百數十年猶得憑弔舊
墟瞻拜遺像脩秋菊寒泉之祭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可
以聞風興起也已是役也捐資料量蔣翁之力爲多例得附書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

南田耕讀圖記

國朝 周如春

距平湖小南門外二三里阡陌交錯平曠如繡田夫野老往來種作於其間有清溪一帶涓涓而流與夾岸脩篁相掩映溪旁老屋數椽賈君芝房居焉君志行高潔淡於科名奮然爲古人之學旣自顧不合於時又情殷將母嘗有躬耕讀書之願而貧不能具田授徒寄食非其本心也道光戊戌季冬倩吳江翁君小海雜繪南田耕讀圖以寄意而屬予記之子惟耕與讀二而一者也有所挾而行之耕於有莘耕於南陽亦耕讀之夫耳或稍有外慕則賢如王霸恥其子之蓬頭跣足千載而下人猶病其心疵君之願耕讀爲將母也白華朱萸以盡潔白之養不必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七

其有所挾而行之有所慕而爲之亦不必負薪而吟挂角而誦爲美談也君之諸伯仲承先人餘緒旣克世其業而少達多窮有鬱鬱不自得之志今君復力學不懈雖值困而未通之境能夷然處之若無所爲者則君之志愈遠矣爰對圖而書之他日當爲左券也

保石圖記

并序

國朝
朱善旂

旂家向有崑山石一座色白玲瓏苔攢青翠爲同邑高
文恪公舊物先祖薌圃光祿公購置雲谷書堂中庭筆
墨餘閒欣然顧賞乾隆十六七年間桐鄉金鄂巖比部
倩方蘭坻丈繪借石圖以謀之不可得及先祖去世家
方中落見山樓所藏書畫珍玩皆歸比部仍欲并得此
石家人將與之時家大人僅數齡抱石號咷不爲所奪
故是石至今尙存當湖里居己亥六月李青巖上舍爲
旂寫真圖成未之名適見是石爲幼穉輩磚硿剝損慨
然有感默念百年後不知落誰氏手因以名圖畱示後
人并移石內院累巖加大缶其上貯水供養之命家人
時加防護云石之西有松一本係旂十四五時至常華
浜掃墓于大松下取歸手植僅寸許耳乙酉歸己與屋
齊今高數丈矣或勸以一松一石名圖旂以松所自植
也并稱焉則不敢是爲記

夫某水某山認釣游於故里一花一石誌戒約於平泉眷念貽
謀永懷先澤正不獨受楹書而勤讀捧祖硯而知珍也已先祖
光祿公林泉清暇幽寂是耽圖書肴列乎千編金石崢嶸于一
室安排花石具見經綸吐納煙雲藉資供養有崑山石一具雲
根斲翠山骨縈青斑蘚紛萋蒼崢洞裂峯皴中乎畫理嵐氣滃

于庭除風雨如晦呼之爲兄寒暑載更交惟是友固已如同玉
局納九華於壺中嗜比元章玩一拳於袖底旣而滄桑改易人
事俯張惜妙畫之神通慨銀杯之羽化峯來靈鷲幾欲同飛石
竇仇池將遭豪奪維時家大人失懼楚弓抱同趙璧保僅存之
碩果遂歸矣若靈光旂蔭籍門基家承庭誥敞廬一畝猶託先
人喬木百年彌懷舊德清芬未沫敢效木山之吟法物同尊難
忘石丈之拜剔滌塵垢頓還舊觀蕤盆作池高麗之銅何慕栽
蒲種石文登之玉猶存嗟乎專門有業愧鄭小同之傳經先烈
能揚慚謝客兒之述德惟前人之畱貽期子孫之永保爰託繪
事以誌敬承甲乙鐫自奇章尙乏香山之記圖畫傳夫栢石龔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六

三

徵坡老之詩云爾

當湖文繫卷十七目錄

卷第十七 疏

應制陳言疏

明屠勳

請正大禮疏

明趙漢

開聖心辨忠邪以存國體疏

趙漢

請亟處倖臣以保新政疏

趙漢

議薛瑄從祀疏

明屠應峻

劾吏部尙書汪鏊疏

明馮汝弼

定國本疏

明陸光祖

辭掌銓疏

陸光祖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目錄

再辭掌銓疏

陸光祖

覆戶科王遵訓條陳十事疏

陸光祖

題計吏屆期敬陳飭治維風要務以重大典疏

陸光祖

覆湖廣巡撫李楨祛浮頗之習以振風紀疏

陸光祖

覆主事陳良棟條議廉吏疏

陸光祖

茲者天道亢旱特降敕諭文武羣臣共加脩省且令條奏軍民
利病時政得失以聞臣伏讀聖諭有以知皇上敬天恤民之心
脩德勤政之實直欲究循而行之非徒姑應故事而已臣備員
法曹謹以刑政一二者當舉革者庸見條陳伏惟聖明採擇一
乞恩例以清刑獄照得在京法司見監問囚犯每遇天道暄熱
皇上憫念羅獄之苦特降綸音答罪無干證者釋放徒流以下
減等發落該枷號者具奏都免枷號死罪情足可矜疑者多至
宥死充軍恩至渥也然而南京繫祖宗根本之地彼處法司監
問囚犯尚滿千數臣嘗謬司審錄頗知一二每遇暄熱或不蒙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卷十七

一

此恩例再照天下司府州縣尉所監問囚犯先年奏准五年一
次差官審錄以爲常例宏治四年例該差官止于南北直隸秦
差刑部郎中二員其餘浙江等處十三布政司行令巡撫巡按
等官審錄緣各官巡視地方事務繁冗偏州僻縣豈能一一徧
歷有司憚於申請往往預先捶楚至死以爲己便者不能無之
以故矜疑重犯奏請處置者十常二三耳陰陽失和亦未必不
由此伏望聖明一視同仁凡遇暄熱兩京法司見監囚犯俱乞
恩例一體溥施仍乞敕刑部查照先年差官審錄事例照舊選
差明慎官員分投審錄惟復將災傷去處不必差官行移巡撫
巡按等官審錄其各官務要上體聖心下全民命期無冤滯流

徒以下就便減等發落死罪情可矜疑并應合辯理者一一具
由星馳奏聞區處如此庶幾刑獄清而天意可回矣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二



皇朝八國詞賦校勘點校卷十七

皇朝八國詞賦校勘點校卷十七

臣先於正德辛巳五月伏見皇上升自興藩嗣登大寶維時詔諭中外首云皇考孝宗敬皇帝聖母昭聖皇太后其紹承正統炳如日星已而詔尊興獻王爲興獻帝興獻皇妃爲興獻太后此陛下篤厚本生至性也然興漢建平之定陶共王師丹以爲恩義倍至宋治平之稱濮安懿王司馬光以爲不取譏後世程頤以爲天地大義生人大倫者殊致當時禮官執論再三不蒙俞允而進士張璁霍韜知縣桂萼行人方獻夫都御史席書等窺見皇上意旨輒思僥倖投合兼以聰考選庶吉士見抑於廷和懷怨泄憤故爲異議作嗣統不同辨以上萼韜各作大禮議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三

書獻夫各陳大禮疏萼又併錄而上之異論從此紛呶宮府一時喧煽今年三月皇上御平臺召內閣毛紀等草敕加稱尊號敕曰聖母皇太后加稱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興獻帝加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獻后加稱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且命奉先殿側別立一室以盡追慕而以議不合去汪俊以席書爲禮部尙書行取璉萼等來京此與正德辛巳之詔已不同矣臣方皇皇在職思自勉以獻替庶或積孚盈缶自牖納約而從議於師丹司馬光程頤之後不意璉萼到京阿旨得躡陞翰林學士於是自恃清班益鼓異說搖動宮庭拾冷褻段猶之緒餘蔑程朱相傳之正論條款贖奏觀其意不使孝武二宗之嗣統於

前朝昭聖太后不自安於宮寢其悃心未已也致蒙皇上近諭
毛紀等去本生字又與三月詔旨不侔夫孝廟稱考獻皇復去
本生天下豈有二皇考耶其勢必以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
伯母矣臣請卽璵萼說逐一置辨之璵萼有謂商書兄終弟及
故不稱嗣子而稱及王禮獨不云爲人後不得顧私親乎夫爲
人後者後大宗也謂及王非爲人後比於禮何據其謬一有謂
祖訓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是不立後之證也獨不曰兄
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乎立者卽立後云也而謂祖訓無立後
之文可乎設武宗上賓時而朋言鼓倡置陛下於何地其謬二
有謂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爲人後者斥之不入夫立後紹統大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四

義攸關矍相射斥此爲有所利而求爲後者也若混義於利淆
是於非則二祖列聖之靈昭昭在天將謂武宗付託何人乎陛
下遠遵高祖宏訓近奉武宗遺詔入紹統緒乃與矍相見斥同
辭耶其謬三有謂武宗遺詔初無繼統之說伏聞遺詔曰遣官
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夫嗣者爲後之謂也爲嗣矣而侈言無繼
統之說誰則信之其謬四有謂親王稱天子爲伯叔父則死亦
可稱曰伯叔考者非也晉鍾雅言景帝不以伯祖登廟宋張齊
賢言期之喪天子絕宗廟安有伯叔氏之稱哉其謬五有謂漢
孝宣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而今宜以爲法非也宣帝於悼考
光武於南頓君何嘗立廟京師哉其謬六有謂迎獻帝主安祀

別廟取古者遷國載主之誼非也此謂國既遷而載主以行爾
皇上入繼正統乃與遷國等乎其謬七有謂祖訓皇后不預外
事立君繼統實遵皇祖明訓不宜假昭聖懿旨者非也夫草昧
迎立國勢危疑不有昭聖人心何依非常援立母后至心乃謂
干預外政則辛巳奉迎之命豈得出自臣下耶此大亂之端也
其謬八有謂新頒稱號詔令決宜改易改之不過言之更不
改將貽百年之辱尤非也夫詔旨渙發宇內雷聞王言如綸綍
而倏更修改以爲飾觀豈所以重大體乎且初詔何恥辱也其
謬九有謂三公論道九卿分治以譏執禮大臣而又謂臺諫連
名勢有所迫意蓋指臣漢署科事執筆會同科道官一奏昭聖

雷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五

壽誕不宜免賀似乖懇勲之禮一奏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今已
三年一旦更之則明詔爲虛文不取信於天下後世祭告爲瀆
禮不能格於天地鬼神俱蒙旨切責臣漢又單名具奏聰曲學
偏見違悖正統隆之清秩恐累聖政又奏宗伯非書所宜任俱
蒙旨罰俸臣漢抗章糾劾率眾具疏故聰等持此說以激聖怒
而重其辜其謬十武宗彌留之命以天下授皇上則大統具明
於本始昭聖援立之命以迎立委多官則至恩無忝於所生況
獻帝嘗臣於武宗將以昔在臣列而位獻帝於武宗下耶抑以
今爲皇考而位獻帝於武宗上耶一去本生二字無所不至此
事理之大謬而臣久列諫垣分操白簡瑕疵小失尙所必糾累

錢在前有所不避伏乞皇上獨崇國統之攸傳如水木本源不容素越深鑒忠邪之分辨如黑白蒼素不可混淆儻奮然回首據師丹司馬光定說做定陶濮王故事屹守萬世之經允從人心之公臣之願也卽本生念切天意難回亦宜確守初詔勿去本生字令孝宗在天之靈有嗣有續昭聖在宮之養以休以恬依父子之原稱仍帝后之初號而勿輕有所變更則祖宗列聖之懿澤靈長而聖子神孫之孝思維則無疆之休端在於此宗祏幸甚臣愚幸甚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六

臣切見近日言官以言獲罪奪俸調遣詰責甚急人不自安臣言官也非爲言官惜也惜國之大體也惜朝廷日漸多事而非治安之理也敢爲陛下陳之自古忠與邪孰益於國不待智者必曰忠於國者國之益也以今日言之若何爲忠必上爲陛下保盛德下爲海內憂民窮爲紀綱理其緒爲法度嚴其守近裁權寵遠慮不虞執是數者惓惓祈望而不但已焉是雖未敢曰忠亦學爲忠臣之萬分者也惟夫忠與邪情相反而勢相勝邪之所欲忠之所憎邪者利之忠者病之觸日熱中心易忿而言易激激則犯忌諱侵近幸而奸邪顧側目以圖之矣於是責之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七

以輕率妄言俸可奪也坐之以不諳事目官可遣也旨由中擬力能展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夫以內臣之私忿而滅天下之公言戕天下之士類以遂內臣之報怨陛下以此輩爲有益乎有害乎臣竊仰陛下純粹之質保有其性誠清明之氣不累於物誘忠邪之辨當如明鏡之照妍媸無微不見奈此左右忍爲欺蔽何哉臣言及此亦知左右之臣力能巧爲文飾之說以避報怨之嫌必謂陛下明睿所臨誰容欺蔽必謂臣言亦妄也臣謂陛下設使知其欺蔽豈肯容之惟夫不得而知之其爲欺蔽也深矣臣請睿覽試詳近日言官章疏果爲其家乎爲其身乎如其不爲身家當爲陛下矣而彼言近倖每有陳奏必以快言

官爲辭則是言官以忠陛下爲心而近倖者苦以言官爲讐也
讐私忌而不顧朝廷受過舉之名其爲心也果忠乎邪乎臣固
惜此忠邪之不明也忠邪不明國之大體見矣治忽之機判於
此矣且陛下登極之詔凡先朝以忠直諫諍及言事忤旨死者
葬祭廕襲降調者編氓謫戍者或起復原職或酌量陞用而當
時中傷言官多出近倖則又顯戮遠竄曾不少貸此新政之美
者首開言路決藩壯輟爲世道計切矣纔二三年間故轍仍循
顛危罔戒謂之何哉語云君聖臣直孔子曰天下有道危言危
行今之言者過直與危所恃聖明在上際天下有道之日云爾
如中外以言爲諱相率而爲阿狗爲卑遜以避反中之禍其以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八

聖明爲何如以世道爲何如豈不岌岌乎其殆哉臣謂所當深
惜者正謂此也而不當自爲言官惜也何也以言爲責事有當
諍諍而有感於陛下有裨於治理雖隕軀碎首亦臣子之分也
而況此官此俸乎使無益於事而徒有以重朝廷拒諫之愆臣
知蒙罪數臣之心方以不能積誠動天自咎而譴奪非其所惜
也此臣所以重傷其類而無所惜焉者也然惟犬馬之誠不能
自己而因譴廢言非臣之職是以瀆陳愚悃伏望陛下採納神

心之運用別羣下之忠邪審言路之通塞係治道之隆替將
必惕然懼懼然悟其於左右是非枉直進退與奪必公必明奸
邪無所施其術而善類亦得以遠其疑又何有閒隙而爲言者

之指陳哉不然國事日非將來之患非臣所得而測也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九



之指陳哉不然國事日非將來之患非臣所得而測也

請亟處倖臣以保新政疏

明趙漢

臣聞我太祖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嚴哉戒辭豈非百世嗣皇所宜愼思而深畏者哉自古國無權奸禍亂何由而作朝無壅蔽專恣安得而容故將擅政者必將閒於言言不足以通上下之情而其奸以售其權以攬禍亂始矣夫方其竊弄之初不過便己之私逞己之勝而已上挾制令下拒人言至於自知不免則騎虎之勢不亂不止況夫勢之所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十

有旨了則曰該衙門知道回天之力若無誰奈之何者臣曷不憚煩而復以爲言正以聖明受其壅蔽忽其專恣行道之人皆知其亂撓新政之首而朝廷獨未知耳臣竊見陛下繼統以來納言如響從善如流苟有一得之愚陳於前者必嘉其言之有理而舉行之玉音在耳何光且大也而今者以文之故致使命令漫出不厭衆心豈陛下知而顧爲之哉蓋文力能展轉矯詐致此也且睿覽於論文之疏果一一得而悉之乎抑止見其畧節也如止於其畧節見之安知不有黨文者爲文芟匿被劾之條洗索言者之過以激聖情之喜愠乎又安知其不覘見聖情和成前旨且以諛陛下爲優容以防陛下之見疑乎夫謂已有

旨則文之罪不必諸人之再言謂該衙門知道則文之罪已逃
一人之獨斷此卽文之挾皇命拒人言以諱已罪其爲壅蔽可
謂甚矣若文之所專恣者豈特庇一廝役李陽鳳而已邪李陽
鳳之事不甚大而文快心之大者在能矯詔獄以致人在能致
尙書以回話在能加言官以奏擾臣恐充其勢蓋不亂不已也
近者相傳初工部尙書趙璜准呈發文家人之罪文疾之輒捕
告人痛杖幾死叱之去曰此杖寄與趙尙書的文之作威無狀
至此則其呼叱大臣如正德年間劉瑾之爲者不患其不能爲
也是以再干敕旨責林俊以違旨以試於俊也俊何人也而文
敢誤陛下幾罪一耆舊耶此皆其壅蔽之深而朝廷之上有所
不得而知者也臣請陛下俯察臣言念臣非讐文也不忍新政
亂於文也不忍皇上粹質茂年誤中文奸而有過舉也由臣言
之誅文以慰人心可也如皇上好生之德爲文求全請亟賜斥
逐使之遠去左右則所以庇文者恩莫大焉文不斥人言不已
人言不已文必執迷自圖臣恐權奸之禍無日矣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先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請以前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廡奉聖旨是着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堂上官人各上議欽此欽遵備行到臣臣竊惟王者褒崇聖學秩祀諸賢所以殊有道昭民則報功敷教不易之恆矩也陛下建德中興禮樂明備丕釐殷典統一道真茲者復以薛瑄應否從祀下侍臣博議賜制臨決以加惠斯道甚厚示後世誼甚美臣誠愚昧不足以奉休命裨末論謹案瑄勤學好古講道授徒進無比周退無顧望居位盡職行誼卓然其所著讀書錄篇帙雖簡要皆周程朱子之格言反之於身冲然篤悟內不自誣外不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十一

誣人固聖學之流宗儒者之遺範也或者乃曰從祀以報功貴釋經以衛道臣至愚昧竊謂不然夫孔子所以刪定六經垂之萬世者固欲學者博求畜德飭己反躬知性修身由微至著於是聖人之功化可幾也豈徒垂空文資誦法令後世知有經籍云爾哉去聖既遠重遭焚坑之禍道術遂廢當其時能補緝舊文脩明六學使聖人之言不絕於世後之行道者猶有所持循則二十二經師之功也未儒彙興微言盡發道學章明迄至於今無所失墜煥乎不待論說而後顯苟能奉舜訓慎力行求無叛於道斯已矣雖馳辯若綴華反無益於支離也是故議賢以祀也漢晉貴傳經本朝尚篤行所值之時異也瑄雖無所註釋

至其律已處官之狀求之聖朝可謂篤信好學有所不爲者矣
臣又惟今之儒者非無所論述之難也黨同伐異抑古自是勦
經傳之緒餘以肆其曲說詆譏儒先尋末失源言有枝葉其流
將離經背道爲世大疵無乃學未有獲而空言以眩世者之過
歟如瑄者斥言任行斤斤不踰且當科目詞章之餘崛然奮起
卓越自信卒爲本朝理學名臣稱首顧不異哉夫古之有道德
者生使教焉沒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瑄流風遺行爲當世所
推得自聞見以之侑坐孔庭明示宗顯實昌文之公議昭協之
令儀且與古祭於瞽宗之義合臣愚以薛瑄從祀可惟聖明俯
賜裁擇折衷羣言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十三

題爲元惡佞臣訐搆言官熒惑聖聽乞速賜竄逐以警奸欺以
隆治化事近該科道等官薛宗鎧等交章論劾吏部尚書汪鉉
罔上徇私等事隨該鉉自理伏蒙陛下睿旨勉畱鉉續自理兼
致辯許奉聖旨卿受銓衡重託又方督理大工宜照前旨卽出
供職人言不必深辯欽此臣惟鉉之奸邪聖明在上固已洞察
之矣然猶拳拳慰諭至再至三不遂屏逐者非爲鉉惜惜夫大
臣體貌以全始終之義耳臣竊以爲納污含垢不輕絕人帝王
包荒之仁也遠佞除奸不使病國帝王遏惡之義也陛下以堯
舜之仁覆冒於上而其鯨之惡鋼蔽不悛日增月益以自殄絕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十四

則流放竄逐堯舜之義亦豈可終廢哉鉉被論劾例該自陳乃
復強辯且自譽曰至公無私從前所未有何其大言無恥欺君
罔上一至此極雖然其謂從前所未有則誠是矣臣請昧死爲
陛下言之往年大同之變鉉爲元宰義同休戚乃遣其子盡歸
貨寶空室以觀成敗是心也其於陛下之休戚何如也則鉉乃
背德負君保家忘國從前所未有者也鉉於輔臣張孚敬召入
則附之及其罷歸則背之迨其再召則又附之孚敬惡其反覆
不爲禮也乃私攜重寶假名蜜煎跪而進之則鉉乃廉恥掃地
狐媚苟容從前所未有者也邇者三年考察鉉子納賄私宅鉉
宿部堂阻於內外門禁之嚴輒集私帖假作公文投遞則鉉乃

賄賂公行瀆貨無厭從前所未有者也嘉靖十二年朝審重囚
鉉當秉筆乃對眾攘臂大言曰馮恩欲奏請誅我我先殺馮
恩遂審情眞夫刑賞陛下之大權所謂臣無有作福作威者也
假使馮恩罪果應誅是亦陛下之天討而以爲我先殺之則鉉
乃專恣無君攬威劫眾從前所未有者也給事中等官葉洪等
劾鉉奸佞等事或降其秩或去其官卒無一人得免者甚至刑
部郎中賈名儒勒鉉賊吏欲論如法卽日出補雲南則鉉乃任
情報復中傷善類從前所未有者也若曰至公無私則聖明在
上清議在朝公道在天下誰得而誣之亦誰得而掩之鉉於諸
臣論不自引咎顧乃摘爲私忿指爲僞黨是蓋欲導陛下追逮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十五

言官阻塞言路以自便其無忌憚之爲耳昔編修楊名具疏上
干聖怒鉉遂乘機論奏欲將劾己科道等官斬首以正國典夫
劾鉉科道自鉉視之則爲罪自朝廷視之未必不爲忠乃欲斬
朝廷之忠臣以洩私憤鉉無朝廷久矣自有史冊以來名臣碩
輔有導其君以殺諫臣者乎惟王鳳之於王章則有之矣然非
聖世之所宜聞也陛下天地含容不卽誅譴今復鼓其餘奸肆
爲訐搆夫臺諫陛下之耳目所有論劾莫非爲陛下明目達聰
以決壅蔽焉耳諸臣知有陛下而不知有鉉是故論鉉而無懼
鉉知有己而不知有陛下是故以諸臣爲私忿爲僞黨而訐搆
不已臣任行人二年入科八月旣無恩怨亦寡交游又何忿何

黨而論鉉若是蓋叨陛下耳目之司誠惡夫奸臣之壅塞佞人
之欺蔽是故列鉉之罪發鉉之奸使不得聾瞽陛下之視聽以
播其惡於天下耳至其事之有無罪之輕重聖明聖斷鑑空衡
平無所於逃諸臣何與焉鉉亦何與焉鉉乃妄爲辯訐欲陛下
爲之考驗參詳以施乾斷則是臺省爲聚訟之地科道爲構訟
之官彼此株連動相劫制元凶極惡誰復敢言君門萬里何繇
聞見於是罔上行私欺君誤國之臣始得竊榮寵以終身鼓威
福以恣惡陛下何以大中興之治天下何以蒙至治之澤哉伏
望皇上帝奮乾剛俯從輿論將汪鉉竄逐勿疑更選公忠清亮
人望所屬天下第一流用秉銓衡則大奸去而羣陰屏於野正
人進而眾賢和於朝中興之治有賴太平之基在是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隕越之至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十六

竊惟人主能擅千百年之崇名者莫先於去大奸培千萬世之鴻業者莫急於定大本去奸存乎斷定本貴乎豫然二言者非聖武神明之君弗能納也而臣幸逢聖武神明之主亦何憚而不言乎近者司禮監太監張鯨智足通神富能敵國誠天下之大姦也皇上燭其奸而屏之私宅矣顧不出都城則易通關節退閒日久則將復營求又鯨黨與心腹揚言惑眾謂皇上早晚必復召入臣等數千里外竊料聖明之必無此事也但鯨之險惡實有諸臣之敢怒而不敢言者則事關宗社臣請不避斧鉞昧死爲陛下陳之夫元儲者九廟之所憑託萬方之所瞻依所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七

謂天下之大本是也皇上三年前冊立已有成命矣所未卽宣明詔者蓋欲擇吉以待時耳內外臣工皆知聖心久定候旨遵行惟獨張鯨變計多端混淆觀聽欲邀非望之福罔恤非常之禍誠恐愚民無識以訛傳訛萬一有干紀之夫更相煽動或釀他虞此又臣之所大懼也故張鯨一日不去則朝野之人心一日不安皇儲一日未建則祖宗之神靈一日未懌天下安危之機繫於是矣陛下奈何不割棄造孽之小豎而深圖保祚之長計乎臣歷觀前史凡宦官之奸者小之則私布外交公行貨賄大之則潛結內援動搖國本公行貨賄者蕩敗官常動搖國本者傾危社稷今張鯨蕩敗官常諸臣已言之詳矣而鯨之傾危

社稷則臣之所謂敢怒而不敢言也臣等久荷聖恩職司刑憲
且衰殘老病報效之日甚短若心知國家之有隱憂而不盡言
悟主冀銷禍萌一旦身填溝壑其目不能瞑也伏祈皇上蚤發
宸斷將張鯨依部擬明正刑章或竄逐遠方絕流議以安百官
萬姓之心仍勅各部大臣恪遵前旨豫上冊立事宜候陽春熙
泰之時應大順人舉行盛典則四海歡騰寶祚有無疆之慶矣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十六

刑部尚書臣陸光祖謹奏爲衰庸不堪重任懇乞聖恩辭免新命事本月二十一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推堪任吏部尚書官四員取自上裁奉聖旨是陸光祖改吏部尚書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聞命自天不勝感激不勝惶恐竊惟冢宰六卿之長專主黜陟進退之事凡人材盛衰理道隆污繫焉其責任甚鉅其職務甚煩雖以才識優長精力強盛者居之猶懼弗勝厥任況臣於諸臣中以年則最老以才則最劣卽在刑曹尙多瘕曠敢復冒叨斯任乎臣去年之夏偶患足瘍及改比部復罹腹疾雖勉強供職而羸軀未健方欲具疏乞休而五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十九

年欽恤適當其期臣叨長法曹正宜仰承德意奉行皇上好生之心是以力疾扶衰晝夜檢閱文案宿部兩月矣惟求狃狂無寬冀答眷知萬一俟事竣之後卽奉身而退以終餘年不自意皇上不以衰老棄臣復有是命臣豈不知聖恩隆厚之不可回顧念臣壯不如人老益庸憤兼以病憊之餘精神愈耗步履益艱銓務繁殷而使疲癯之夫處非其據實恐隳廢職業此臣自知甚審自計甚熟而非敢矯飾也代望皇上收回成命別簡名臣以當是任容臣照舊管理刑部事務伏候內差官至臣等同心詳讞畢此欽恤重典然後聽臣乞骸遂其初願則我皇上始終優厚老臣光照史冊矣臣無任懇切悚惶待命之至

再辭掌銓疏

明 陸光祖

吏部尚書臣陸光祖謹奏爲衰病庸愚不堪重任懇乞天恩罷免以謝人言以全晚節事臣誤蒙聖恩改臣吏部尚書臣德薄才淺受茲重任慄慄危懼惟恐有負皇上之眷知乃到任之次日隨聞御史李以唐有疏論臣極其醜詆凡毀人者必因其近似而文致之今聞李以唐之所指數皆事理所無而恠情之所必不爲者舉以加之于臣臣雖至愚不肖行年七十有一通籍四十五年官位旣崇歇歷最久凡臣出處進退之槩立身行己之節人固有知之者臣不敢辯李以唐自爲御史務爲奇節以立聲名亦安肯顛倒是非自蒙貶議殆由誤聽人言殊可惜爾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三

顧臣入仕以來矢心報主苟有利於國家不敢計毀譽禍福以此屢招物忌終不敢變易初心今臣衰老餘生謬膺大任視事之始遽罹謗讟卽欲有所舉措以報陛下動而見尤不惟臣掣肘不能盡職抑且有褻我皇上信任大臣之體伏望聖明俯憐末路之難早納言官之請容臣休致別選重望大臣以代之則臣晚節可全而論臣者乃所以爲愛臣也臣無任祈恩懇切之至

臣以備人言以全晚節事臣德薄才淺受茲重任慄慄危懼惟恐有負皇上之眷知乃到任之次日隨聞御史李以唐有疏論臣極其醜詆凡毀人者必因其近似而文致之今聞李以唐之所指數皆事理所無而恠情之所必不爲者舉以加之于臣臣雖至愚不肖行年七十有一通籍四十五年官位旣崇歇歷最久凡臣出處進退之槩立身行己之節人固有知之者臣不敢辯李以唐自爲御史務爲奇節以立聲名亦安肯顛倒是非自蒙貶議殆由誤聽人言殊可惜爾

臣等看得戶科給事中王遵訓條列十事多關於政體世風民生吏治臣等採衆見酌時宜謹爲條議有當隨時斟酌難以執議者五有積習多譽速宜通變者五夫持論薦人與提衡用人者異如賢才待用誠多而擢拔亦有次第員缺有限見任方壅其一時未盡登進勢非獲已固將有待而用也內外才品甚衆而濫舉亦長奔競且郎署有司制須滿考一時未盡薦達或拘於資俸其本等職業未始不可自見也論斥諸臣原出聖明裁斷創艾復用未免需以歲年姦回漏網或其罪狀未明公論旣昭誰敢曲爲庇護至若館選儲才取其博通今古朝章法律正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三

欲兼通世務廢而不講則不學者之過問授部署以明庶政抑亦曲成之要術也銓署官屬業有定員省直各用一人以備諮訪間或推陞以均內外間或予告以恤私情不必拘例外陞或宜照舊坐補抑亦通達之良規也以上五事事體無常難以執議臣等所謂有當隨時斟酌者也惟是臣子進諫摠忠發奸議大政盡言無隱誰其禁之而或有所借以快胸臆有所託以庇瑕疵建言則同處心或異所宜分辨毋槩優容撫臣專制一方豈宜臥治若惟安居坐鎮烏察吏治民瘼委宜巡行無恤小費督學憲臣表率多士品藻固宜公明模範尤貴端慎使先自處浮薄何以挽回士風邊方守令諸吏較之內地尤重有急則

料理軍實無事則弔問瘡痍誠須武健長才豈宜衰庸廢事王
官一途誠有可議百職皆遷何以王官獨棄宗藩本重胡爲官
屬匪人名實胥乖情理未協以上五事臣等所爲積習多訾速
宜變而通之者也既經給事中王遵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恭
候命下內外諸臣才品容臣等遇缺酌量請旨簡用一應論斥
諸臣容臣等採訪公論請旨敘錄館選之英程其經術考其行
誼翰林與臺諫部署酌量兼授本部司屬久任責成明習銓務
不必盡局故套引避外陞遇有員缺酌量坐補論諫當取其心
不以沽釣浮譽加於功實之上假託陳言列于鳴鳳之林移咨
撫臣巡歷境內察吏觀風供帳務從省約敦儉以爲率先考察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三

督學必先行誼如有穢迹徇私卽有文學可稱亦必置之下考
邊方守令多選甲科佐貳首領亦擇壯健米薪貴於內地則厚
折廩糧艱苦人所不堪則優其推擢王官一途令甲具在撫按
復命不妨另行舉薦酌量於各府遞遷但禁外轉庶明廷鮮遺
佚之賢世道有清夷之慶規條詳確吏治蒸蒸朝無橫議之譁
民被撫綏之澤土回浮薄之風邊有干城之寄其有補於世道
豈淺鮮哉

題計吏屆期敬陳飭治維風要務以重大典疏

明 陸光祖

吏部尙書臣陸光祖謹題爲計吏屆期敬陳飭治維風要務以重大典事考功清吏司案呈竊惟我國家做成周六計之意以三載課羣吏而殿最之吏治之隆超軼往代每當大察之歲銓憲諸臣凡所爲條析章程綜核名實則亦旣纖悉臚列矣爲治不在多言不當復爲枝葉之詞以煩宸聽顧諸臣所言者法也非行法者也人臣受事幸得一當以報國家當有先資之言以上告明主而下以告諸天下使曉然知皇上振飭至意于以祗積習興吏治不當諉于論議之多因襲固陋已爾謹披瀝欸愚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三

列爲五事伏乞轉賜題請等因案呈到部看得該司所呈似與泛泛條陳者不同深於計典有裨合就酌議開坐上請伏望皇上裁定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不計開

一巨禁餽遺夫交際之禁無慮三令五申然而禁之必不
止也甚者言行悖違且爲世口實矣此何以故賢者闕然
自脩清畏人知而眾人拘於故常以爲是孔孟所必受耳
臣謂欲禁餽遺當自要路諸臣始夫臺省銓部旣業已與
聞淑慝乃必待臨事而後杜絕竿牘抑何晚也士砥礪名
節雖不待禁令自飭廉隅而臣獨以爲大計之歲更宜峻

絕明示天下以廩然之義先以其身處于至峻至潔之地而後秉正持公除奸去暴無忤志焉請自今伊始凡臺省銓部有計吏之責者卽無與外吏通外吏抱牘而以幣交者雖非苞苴聽臣等糾舉五城御史及緝事衙門將差人拏究夫天下之爲吏治病者豈不以貪耶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今亦臣等彈冠振衣之會也臣故以爲欲禁餽遺宜顯自要路始則令可行令行于重地則不煩禁戒而嚮應必多臣亦願諸臣不但闇然自修而甯皎然以其身爲標使天下志意一新若曰自潔其身耳則廉者士之常不必徼威靈于皇上可也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十四

一曰禁請託夫知人雖難然而人亦非難知也士業已爲政才敏鈍品隆污力強弱有耳目所共睹記安所遽聲遽景哉而黜陟之舉或不協人心則以有力者往往爲不肖吏輿援左右竊可否之柄而撓我士人操毀譽之權則以其毀譽之權而撓我彼且陰徇私情而陽託公論自非卓然獨立孰能不爲所撓一爲所撓而網漏于吞舟之魚矣臣今與諸臣約凡有爲諸吏道地者吏雖素非不肖卽以不肖斥矣素不肖猶可末減卽從重斥矣臣非敢務爲苛刻但三載一黜幽而繫援得免僅僅取一二屢經指摘及已經劣陞者備員塞責臣亦何辭以對被察諸臣若使臣

等不預告于皇上但當事之時力爲執持則雖能必關說之不行而不能必其無關說者臣今旣先事而言之矣使天下曉然知大典之必不可干而外絕奔競之端內杜是非之口如猶有嘗試臣等而庇護不肖臣等指名參究若臣等猶不能矢堅一心自食其言事竣聽科道官參究臣無所辭罪

一曰舉清吏往歲嘗舉卓異矣豈非章善瘴惡之一盛典哉然至于今有遺議何也士瑰意琦行固命之曰卓異機智多能亦命之曰卓異夫使機智多能之人得以蒙曠典被榮名超然使眾人不得伍而天下始有不平者矣夫天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五

下之所不足者非才也語曰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陛下獨不得廉清之士與其天下耳臣望陛下無舉卓異而舉清吏特詔臣等行撫按諸臣廉訪公論以苦節獨行飲冰茹蘗如昔海瑞邱橐孟秋其人者列爲一等以公廉寡欲閤修實履如昔袁洪愈嚴清宋纁其人者列爲一等撫按同五花文冊揭報本部臣等參酌僉同于大察畢日列名上請如得其真雖數十人不爲多如不得其真雖數人不爲少皇上特賜宴賞或勅本部紀錄舉後如有改節以負特恩較貪之吏誅戮倍之夫舉卓異天下將矯虔鸞龍而驚於名舉清吏天下必刻意厲行而修其實化貪

爲廉在此一舉願陛下力行無忽臣之言
一曰惜賢才夫人心自有公賢才者人心所共惜也然而
大計之典問不免焉無論大計卽居常所睹聽其爲國任
勞爲法任怨至罹微眚固有其人豈此所稱賢才者其舉
動遂出他人下哉人情喜和同忌立異庸眾之儻碌碌無
奇雖有瑕垢易于含容好修而敢任者真誠任事爲國如
家然而已居其廉誰居其貪已居其能誰居其慳居其廉
居其能者什一而不肯居其貪居其慳者什九其數固不
勝矣間有意氣自喜或未盡底粹白有樂道而譽之者則
必有借詞而攻之者於是曲求其瑕類而暴揚其所短求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三

其過而不得則目之曰此好名此喜事夫使好名而賄賂
以求之趨赴以求之名故不足貴耳如使以實求名則雖
未能忘情于世譽而國家實得其任事之用士之好名何
負于國萬一大計而以浮言中之是刈草而及蘭往事可
鑒也臣請勅下撫按諸臣凡遇才品素優真心爲國者卽
有疑忌之言務察議論所繇毋使卑污貪婪之人以庸碌
得免而高明卓偉之士以微文蒙譏部院諮訪悉體此意
若夫虛譽雖隆實德則病致來指摘自有輿人之言在臣
無容庇之矣

一曰慎諮訪夫今部院所據以考察者有二曰考語曰諮

訪爲重考語之說者曰撫按日與羣有司相習其才品耳
商目之甚核也二夫之頰不可爲憑矣爲重諂訪之說者
曰撫按之勢尊而下飾貌以爲王故名實易淆也非集思
廣益其道靡繇矣夫使二者皆不足盡恃而部院之法始
窮然不能於二端之外而別爲奇無亦申飭於二端之內
而已除考語業已屢奉明旨甯實勿文甯詳勿略計撫按
諸臣必能仰承德意獨諂訪一節其責在言者有二在聽
言者亦有二夫挾私而枉是非雷同以爲臧否俱不足論
惟就賢者之過論之聖門之學患不知人進賢退不肖莫
非王事而士大夫動諉于不知託于善善長而惡惡短之

義不知則不明知而不言則不忠此其過在不任是非古
聖帝官人必言曰載采采而聽言信行聖人不以一時必
其終身乃今意氣偶同雖明知其不善而力爲庇護曾經
薦舉雖明知其變節而曲爲游揚此其過在太任是非此
二者凡大小諸臣所當均任其責者也獨見獨聞未可爲
據則必參之于同今諂訪諸臣平時漫不加意時至事迫
道聽一言信若符契雖私揭傾人法之所禁猶或藉以塞
責尙暇計眞實耶此其過在講求之不豫衆好衆惡未可
爲據則必斷之于獨今有一人于此朝而譽之則夷夕而
毀之則蹠矣甲以爲賢則賢乙以爲不肖則不肖矣人品

未嘗變更而可否初無定論此其過在折衷之不斷此二者凡銓省臺諫諸臣所當均任其責者也伏乞天語丁寧此臣工同心體國勿分爾我無作好惡勿忤愾而後時勿依違而徇眾則言者聽言者交修其職而微獨計典將蕩平之治臻是矣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三

平之治臻是矣

於戲而靡盬頃者詩書交其艱而禮樂傳典獄

世王生而心繫國於公爾典刑我思及於國而

答以益益整潔而用當世若其青杏思於心天

未嘗變更而可否無定論此其過在折衷之不斷此

覆湖廣巡撫李楨祛浮頰之習以振風紀疏

明陸光祖

吏部等衙門臣陸光祖等題爲祛浮頰之習以振風紀事吏科鈔出巡撫湖廣等處右僉都御史李楨題稱前事等因奉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鈔出到部會同都察院右都御史臣李世達等看得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李楨條陳交際太濫等四事均有裨于時政合就開立前件議擬上請定奪

計開
一 交際太濫

前件臣惟交際之禮無論成宏間卽臣等初入仕途尙從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无

簡樸其後侈靡日甚雖屢經題禁不少衰止蓋功利之私錮溺已深務彼此相媚悅以濟其私耳今巡撫李楨欲定經費以挽波流深爲塞源之論夫各省公費自有常額卽如科場一事歲額非減京考官雖稍有供億稍從節縮可辦何至加徵此則地方官之過也合候命下行各撫按官務具如楨言卽查各處交際公費其所必不可已者酌量定議歸於簡約以前一切陋規盡行禁止仍加意查覈各屬勿陽爲節省而陰啟利階務使清約成風閭閻實受其惠至於標準百僚使各愛惜名檢毋得濫受賂遺臣等任之務實力行定爲經式使貪媚者無所借資而取於民撫按

官任之共還先進之風大造生靈之福世道幸甚伏候聖
裁

一文具太冗

前件臣惟世之治也以質不以文尚行不尚言今天下之
尚言而入于文也極矣詔旨太輕人心太玩卽如簡牘細
事屢奉明旨尚沿舊習至于條議覆奏委爲繁冗甲可乙
否朝更夕易悉布而下之四方以致簿書填委實無裨于
理亂之數今巡撫李楨欲清文移而探其原于覆疏者臣
等誠不能辭其責請乞皇上申飭大小臣工務崇實政無
尚虛文事有數言而可盡者勿浮蔓其詞有節經建白而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三

方在奉行者毋勦襲其語有滯礙而必不可行者勿輒議
紛更甯簡毋繁甯質毋華臣等議覆悉做此意如有仍飾
空言繁瑣可厭者臣等立案不行因以殿最其人期于言
必可行行必可久不然則臣等所爲覆楨疏者抑又贅詞
也伏候聖裁

一體統太褻

前件臣惟國家所以命令臣下恃有紀綱耳上無假借下
無僭踰故指臂相使而法令易行也惟一二熟軟之士外
以徇人爲悅而內以自便其私遂卑巽其禮諛媚其辭久
之且以爲固然稍有執持反謂倨傲夫居常而業已漸褻

其體臨事而安肯獨持其法以致名分倒持事體牽制誠
有如巡撫李楨所云者合候命下行撫按各官務各秉風
稜正身率屬凡監司之于郡縣有方正自持慄不可犯者
必端人也卽薦達之有惟務側媚決裂體統者必非端人
也卽論斥之凡相見禮儀俱遵照憲綱行事一切迎送餽
遺慶賀宴會悉爲禁止大抵上下相臨甯過于嚴勿過于
褻以此品隲官常思過半矣伏候聖裁

一機械太熟

前件臣惟人品眞僞之辨卽世道盛衰之機乃近來士習
日非人心日詐如巡撫李楨所指有名與實大相背戾者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七

三

有心與迹似是而非者至于較計利害規避毀譽抑又不
可究詰之甚此固不可以法制禁令導之而使從也以臣
一言之亦惟撫按官加之意耳何者名實相違雖託其名而
自不能揜其行事之實心迹相違雖飾其迹而亦何能揜
其肺腑之眞撫按官誠留意吏治日與各屬相習如其眞
實雖悃悞必錄雖舉貢必薦雖稍忤已必容如其飾僞雖
才華弗取雖多援必黜雖甚媚已勿私而又至正以率之
至公以臨之使人不得少窺其間彼狡黠機智將安用焉
語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
惟今之不爲俗吏者相與慙勉而已伏候聖裁

